



【清】顧炎武 撰 黃 珣等 校點

天下郡國利病書

(四)

顧炎武全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【清】顧炎武 撰
黃 珣等 校點

天下郡國利病書

(四)

顧炎武全集

天下郡國利病書(四)

戴揚本 嚴文儒校點

陝西備錄上

雍譚

范守己

漢書云：「文王作豐。」顏師古註曰：「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 豐水上是。」而杜元凱註左氏，則曰「豐在始平 鄠縣東」，是在長安西南矣。未知孰是。今按大雅云「既伐于崇，作邑于豐」，又曰「豐水東注，維禹之績」，又案豐水出終南山，東流過鄠縣，與銅水合，北流入渭。鄠，古崇國也，則豐在鄠縣可知。若在長安西北，則豐水正北流，不可云東注矣。

漢書云：「武王治鎬。」師古曰：「今昆明池北鄙 陂是。」說文曰：「鎬在上林苑中。」鎬與鄙同。皇甫謐 帝王世紀曰：「武王自鄠居鎬，諸侯宗之，是爲宗周。今澧水之東長安之南三十里，去鄠二十五里鎬池即其故都。」酈道元 水經注曰：「自漢武穿昆明池，鎬京基構淪陷，今無可究。」是鎬在豐東無疑。小雅云：「獫狁匪茹，整居焦穫。侵鎬及方，至于涇陽。」正指鎬京而

言。蓋鎬與涇陽相距不遠，焦穫亦在涇陽境內。涇陽在漢爲池陽地，漢書「池陽」下註云：「爾雅十藪，『周有焦穫』。郭璞曰『將瓠中是也』。」則焦穫在涇陽可知，方則或非朔方耳。劉向以鎬爲千里之鎬，不知所據。

顏師古曰：「灞、滻、涇、渭、澧、鎬、滽、潏，是爲八川。」案相如「上林賦曰『蕩蕩乎八川』，澧、滽、潏、滻、涇、渭、駘、滻，有駘水而無灞水，豈駘即灞之本名耶？又案漢書「沂水出藍田谷，北至霸陵，入霸水。霸水亦出藍田谷，北入渭」，顏師古曰：「滋水秦穆公更名，以章霸功，視子孫。」霸水之不爲駘水可知矣。

故長安城在今西安府西北，北臨渭水。三輔舊事曰：「城南爲南斗形，北爲北斗形。」今觀城形，信然。及閱漢志及班、張二賦，皆不言及。後見長安故圖，其城南面三曲，正南曰安門，亦曰鼎路門，獨凸出向前；左曰覆盎門，右曰西安門，各縮後數丈。北面亦三曲，東北獨凸出數丈，其西以漸而縮，東北第一曲無門，次西一曲有二門，東曰厨城門，西曰洛門，又次西一曲無門，又次西一曲有一門，曰橫門。東面無曲，其直如引繩，有三門，中曰清明門，北曰宣平門，南曰霸城門。西面二曲，西南獨凸出，亦有三門，中曰宣城門，在曲中，西北向，南曰章城門，西向，北曰雍門，亦西北向。蓋其城沿渭水而築，故其曲折皆隨水滸，初非有意爲斗形也。唐人謂爲北斗城，偶以形似言之耳。

船司空，漢縣名。顏師古曰：「本主船之官，遂以爲縣。」在今華陰東北渭水入河處，其南爲桃林塞，即今之潼關也。

郃陽，漢縣名。應劭曰：「在郃水之陽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即大雅大明詩所謂『在郃之陽』。」案大明詩云：「在洽之陽，在渭之涘。」今郃陽去渭頗遠，尚隔朝邑。

杜陽，漢縣名。有杜水，南入渭。顏師古曰：「大雅綿之詩曰『人之初生，自土沮漆』，齊詩作『自杜』，言公劉避狄而來，居杜與漆沮之地也。」案杜陽今爲麟遊縣，漆在今邠州三水縣，沮即洛水，爲洛川縣，相去頗遠，謂土爲杜陽，可乎？朱傳爲是。

邠州舊有三原，古枸邑。漢書云有豳鄉，公劉所都。顏師古曰：「枸讀與苟同。」案汲郡古文「晉武公滅荀，以賜其大夫原氏黯，是爲荀叔。」臣瓚曰：「荀當在晉之境內，不當在扶風。今河東有荀城，古荀國，則不爲枸邑明甚。」又案左氏云：「畢原酆郇，文之昭也。」又云：「郇侯賈伯伐晉。」詩又云：「四國有王，郇伯勞之。」是郇爲周之同姓，與荀爲二國。然則所謂枸邑者，得非郇伯之故地耶？而字形不同，恐亦未然。

漢書云：「池陽縣有轂辟山，在北。」師古曰：「轂辟，即今所呼峩峩山。」長安故圖云：「池陽，今三原縣。」案今峩峩山在涇陽縣北，則池陽爲涇陽明甚。故圖謂爲三原，而以涇陽爲古沈陽，恐未然也。後漢書云：「雲陽有荆山，禹鑄鼎處。」今其下有荆渠，不聞涇陽有荆山也。

地道記云：「池陽有截嶭山，有鬼谷。」案史記，鬼谷在潁川陽城，不在池陽。

胡松與知舊書云：「涇州以涇水得名。回中山在其城北一里許，其下爲涇河。漢文帝時，匈奴入蕭關，燒回中宮，即此地。予嘗至涇州，其守亦告曰：『此回中也。』西門外有山突起，如萬斛困，其上有王母祠，俱言漢武帝幸回中，即此。予亦信之。」案後漢書「右扶風汧縣有回城，名回中」，註云「來歙開道處」，則回中之不爲涇州明甚。

漢有涇陽縣，屬安定郡，非今之涇陽也，當在平涼府西北。漢書云：「涇陽縣西有開頭山，禹貢涇水所出。」顏師古曰：「開音牽。此山在今靈州東南。土俗語訛，謂之汧屯山。」而郭璞注山海經乃曰：「涇水出朝那縣西丹頭山。」案朝那，今固原州，不聞有丹頭，師古之言似爲有據。

後漢書云：「朝那有湫淵，方四十里，停不流，冬夏不增減，不生草木。」案胡松與知舊書云：「朝那湫有二，俱在今固原境內。一在州東二十里，一在州西三十里，水各方數十里，深不可測，傳有蛟龍藏其中。世邈忘其本名，土人呼爲東、西海子。而西海子水流百數十里，經隆德靜寧界，即好水川也，宋與夏人戰場在焉。」然則漢書所謂停而不流者，豈獨指東湫言邪？抑漢時未有西湫邪？湫即秦文王詛楚處。

平涼西有瓦亭驛，在華亭固原界上。亂山紛錯，至不可列騎。其道西北通固原以走寧夏，西南過六盤山走甘肅，亦要地也。案後漢書「烏枝縣有瓦亭，牛邯軍處」，前漢書作「烏氏」，則瓦

亭之名其來久矣。

漢書北地郡有歸德縣，縣有洛水，出北蠻夷中入河。是不獨河南鄆州，各有洛水而已。

長安圖志載唐太宗昭陵在醴泉縣北五十里九峻山上，其規模皆太宗所自經營。貞觀二十年八月畢工，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，爲刻蕃酋之形，琢六駿之像，以旌武功，列于北闕。其諸蕃酋長，貞觀中擒伏歸和者，琢石肖形狀，而刻其官名，凡十四人。六駿，一曰青驢，平竇建德時所乘；二曰什伐赤，平王世充時所乘；三曰特勒驃，平宋金剛時所乘；四曰颯露紫，平東都時所乘；五曰拳毛騶，平劉黑闥時所乘；六曰白蹄烏，平薛仁杲時所乘。各有贊語，四言四句。此則翁仲石馬所自始也。至武后之葬乾陵，則石刻酋長六十一人，高七尺；石人二十，高一丈五尺；石馬十六，高九尺；飛龍馬二，高一丈五尺；石獅四，其二高一丈五尺，其二高丈有二尺；朱雀二，高六尺，不止如昭陵而已。至今猶雜卧草樹間。

臨潼志謂臨潼在秦爲櫟陽，漢高葬上皇其地，改爲萬年縣。案水經注：「濁谷水出原，注鄭渠，又東經太上陵南，北屈與沮水合，至白渠，與澤泉合，俗謂之柒沮水。絕白渠，東逕萬年縣故城北，爲櫟陽渠。城即櫟陽官也。漢高帝葬皇考于是縣，起墳陵，署邑號，改曰萬年也。地理志曰：馮翊萬年縣，高帝置。闕駟曰：縣西有涇渭，北有小河。」由是觀之，萬年在渭水之北、涇水之東、高陵阜平之間，不在驪山阯下明甚。

公劉居邠，在今邠州三水縣。梁山在其南，今在永壽縣西南，去邠不百里而遙。西南距岐山三百餘里。孟子所謂「去邠，踰梁山，邑于岐山之下」，言正符合。或謂爲韓城之梁山，非是。邠州志載履跡坪、隘巷諸跡，謬妄亦甚。蓋后稷生邠，今武功，不在邠州也。其所謂皇澗、凌陰室猶爲近似。

涇州西門外有回山，上有王母祠。志謂爲漢回中道。案文帝時，匈奴入蕭關，燒回中宮。武帝屢幸回中，似不在此。涇水經涇州城外，嚙城東南下，汭水注之。汭水出隴州北弦蒲數，東北流入涇。詩所謂「汭鞠之即」者即此。

皋蘭山在蘭州南城外，有五泉、雷唐之盛，第童無草木，望之一土石陵阜爾。其高數百仞，橫亘數十里，山下沃野可耕，一望平疇，東至閻王溝約四十里，居民賴之。

鄠縣，故崇侯國，文王取之作豐邑，在長安南七十里。有漢陂在紫閣峯下，環抱山麓，方廣可數里。中有芙蓉、鳬雁之勝，杜子美有「半陂以南純浸山」之句，指此。

說經臺在盩厔縣東二十里終南山坳上，松阡石逕，迤邐以上。最上有洞，可容數十百人，蓋老子與關尹喜傳經處。

秦漢時有函關而無潼關。潼關之名，不知所自始。唯水經云「河水南至華陰潼關，渭水從西來注之」，注云「河在關內南流，潼激關山，因謂之潼關。有灌水注之。灌水出松果之上，北流

逕通谷。世亦謂之通谷水。東北注于河。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。或說因水以名地也。河水自潼關東北流，水側有黃坂，謂之黃卷坂，傍絕澗，涉此坂以升潼關，所謂泝黃卷以濟潼關矣。據此，則潼關漢、魏已有，第非以潼水得名耳。今城中有水北流，俗呼爲潼水，則古之所謂灌水矣。潼關河北有風陵，世以爲女媧陵。水經注云：「關之正北，隔河有層阜巍然，世謂之風陵。戴延之所謂風塹也。」不聞稱女媧陵。

元學士潘昂霄窮河源記

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，有泉百餘泓，或潦水，沮洳散渙，方可七八十里，且泥弱不勝人迹。近觀弗克，傍立高山下視，燦若列星，以故名火墩腦兒，譯言星宿海也。群流奔湍，近五七里，匯二巨澤，名阿刺腦兒，自西徂東，連屬吞噬，廣輪馬行一日程，迤邐東驚成川，號赤賓河。二三日程，水西南來，名以里木，合赤賓。三四日程，南來名蔥蘭。又水東南來，名里也木，合流入赤賓。其流浸大，始名黃河。然水清，人可涉。又一二日，岐裂八九股，名也孫榦論，譯言九渡，通廣六七里，馬亦可渡。又四五日程，水渾濁，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。民聚部落，糾集木幹象舟，傅毛革以濟，僅容兩人。繼是兩山岐束，廣可一二里，或半里，深莫測矣。朵甘思東北鄙

有大雪山，名亦耳麻不莫刺。其山最高，譯言騰乞里塔，即崑崙也。山腹至頂皆雪，冬夏不消，土人言遠年成冰，六月見之，自八九股水至崑崙。行二十六日程，河行崑崙南半日程，既又四五日程，至地名闕即及闕提，二地相屬。又三日，地名哈刺別里赤兒，四達之衝也。多寇盜，有官兵鎮防。崑崙迤西，人簡少，多處山南，山皆不穹峻，水亦散漫，獸有犛牛、野馬、狼、豹、獐、羊之類。其東山益高，地亦漸下，岸狹隘，有狐可一躍之者。行五六日程，有水西南來，名納鄰哈刺，譯言細黃河也。又兩日程，水南來，名乞兒馬出，二水合流入河。河北行，轉西至崑崙北。二日程，地水過之，北流少東，又北流入河。半月程，至歸德州地名必赤里，始有州事官府。州隸河州，置司，土蕃等處宣慰司所轄。又四五日程，至積石州，即禹貢積石云。

升菴集

按史記云河有兩源，一出葱嶺，一出于闐，合流東注蒲昌海，伏流地中，南出積石。其山多玉石，武帝因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。班固以騫爲未嘗見崑崙。唐薛元鼎使吐蕃，自隴西成紀出塞二千里，得源於悶磨黎山中，高四下，所謂崑崙。水東北流，與積石河相連。河源澄瑩，冬春可涉。下稍合流，色赤，益遠，他水并注，遂濁。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西南，故蔡氏尚書禹貢傳

兼取二說，而歸是於薛。然皆非耳目聞見之實論。元至元十七年，命都實佩金虎符往求河源，自河州四閱月始抵其處。學士潘昂霄述其所見爲志，謂河源出吐蕃朵甘思西鄙云云，自發源至漢地，南北溪澗，分流合派，莫知紀極。至積石，始林木暢茂。及考臨川朱思本得譯出梵字圖書，其間分合轉折與志或異，而崑崙、積石地域遠近大要相同。大概謂河源東北流，所歷皆西蕃地，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，始入中國。又東北流，過胡地凡二千五百餘里。始考張騫使西域所至，惟大月氏、大宛、大夏、康居，其餘旁國皆得之傳聞，徒見鹽澤伏流至於積石再出，遂謂此爲河源，誠未睹崑崙，班固非之宜矣。元鼎雖亦以使事往吐蕃，然履歷有序，其言崑崙山水委曲可信，故蔡傳以元鼎之言爲近。然亦未究極。至元有天下，薄海內外皆置驛使，通道絕域，如行國中。都實又特以河源事往，所詣多鄉道指授，其所紀載當有證據。然後知于闐、鹽澤、崑崙、積石皆河流所經，去源猶遠。譬之常山之蛇，張騫見其尾，元鼎見其腹，而都實所至，昂霄所紀，庶幾見其全體矣。

積石山辨

俞安期曰：余志湟中，賦黃河，歷考載籍，則今所稱積石山在河州西寧境者皆訛，是積石者，即漢之河關縣山也。唐咸亨中，薛仁貴征吐蕃，敗績大非川，失積石以東之地，乃以河關靜

邊鎮置積石軍。其後又陷于吐蕃久之。長慶中，劉元鼎使吐蕃，遂指積石軍爲積石山，後世紛紛祖其說，以攻山海經及水經諸書爲荒唐也。按山海經云「積石之山，其下有石門，河水冒以西南流」，郭璞注云「山在河關縣西南羌中」，班固西域傳云「河有葱嶺，于闐兩源，合而東注蒲昌海，一名鹽澤，其水冬夏不增減，潛行地下，南出積石山，爲中國河」，范曄漢書並同。水經與山海經文合，酈道元注謂之重源。後漢書曰：「段熲自湟中追燒當羌，且鬪且行，四十餘日，遂至河首積石山，出塞二千餘里。」隋書曰「宇文述追破吐谷渾，得地四千里」，注云：「有積石山，河水所出，又有烏海。」唐貞觀中李靖等西征吐谷渾，軍次鄯州，始議所向，窮追出塞，行空荒之地二千里，迺次星宿川，達柏海，上望積石山觀河源。嗟乎，山海、水經固爲荒唐，而兩漢書及隋、唐之史所載皆盡非乎？況張守節爲唐開元中人，作史記正義猶云河州有小積石山，河源出大崑崙山，入鹽澤東南潛行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，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。則禹貢所導積石山尚在今所謂星宿海河源之上，獨不觀唐史所云「次星宿川，達柏海，上望積石山」之文可爲的證乎！

河源古無所見，自元人始求而得之。按元史，禹貢導河止自積石，漢使張騫通西域，惟見二水交流，發葱嶺，匯于鹽澤，伏流千里，至積石而再出。唐薛元鼎使吐蕃，訪河源，得之於悶磨黎山，皆未窮其源也。元有天下，人迹所及，皆置驛傳，至元十七年，命都實佩金虎符往求河源，自河州之寧河驛西南登山，至殺馬關，林麓穹隘，一日至巔，西去愈高，四閱月始

抵河源。是冬還報，并圖其城傳以聞。其後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得其說，撰爲河源志，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所藏梵字圖書，而河源始有傳矣。初名星宿海，按元史，河源在朵甘思西鄙，有泉百餘泓，沮洳散渙，弗可逼視。方可七八十

里，履高下瞰，燦若星列，以故名火敦腦兒，火敦，譯言「星宿」也。群流奔輳，匯巨澤二，東流爲赤賓河，按元史，自

星宿海群流奔輳，近五七里，匯二巨澤，名阿刺腦兒，自西而東，連屬吞噬。行一日，迤邐東驚成川，號赤賓河。自是受諸

水，其流浸大，始名黃河。按元史，又二三日，水西南來，名亦里出，與赤賓河合。又三四日，水南來，名忽闌；又水東

南來，名也里木，合流入赤賓，其流浸大，始名黃河。又東爲九渡通，又東入峽中，其深叵測。又東受懷理河

水，又東曲而北百餘里，又曲而西二百餘里，又曲而北百餘里，又曲而東至崑崙。按元史，始名黃河

處，水猶清可涉，又一二日，岐爲八九股，名也孫幹論，譯言九渡通也。廣五七里，可渡馬。又四五日，水渾濁，土人抱革囊糾木

幹象舟以濟。自是以下，兩山峽束，廣可一二里，或半里，其深叵測。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，名亦耳麻不莫刺，其山最高，譯言

騰乞里塔，即崑崙也。南受二水，復曲而北，而西，而北，而東，至貴德州。河州西南地也。按元史，河行崑崙

南半日，又四五日，至闊即及闊提地。又三日，經哈刺別里赤兒北，是地山勢穹峻，其岸狹隘，有狐可一躍而過之處。行五六

日，有水西南來，名納鄰哈刺，譯言細黃河也。又兩日，水南來，名乞兒馬出，二水合流入河。河水北行，轉西流，過崑崙北，一

向東北流。約行半月，至貴德州，地名必赤里，始有州治官府，州隸吐蕃宣尉司，司治河州。世言黃河九折，彼地有二折，言乞

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。經積石，至河州，又東北受九水，至臨洮。按水經，河至此東北流，有北濟川，乃北谷

烏頭川、臨津、白土川兩川，大夏、洮、灘諸水注之。又東受湟水，至蘭州。按通志，河東過金城允吾縣，今蘭州境也，湟水

從西來注之。又北受高平水，按水經，河至黑城東北，高平水注之。高平水出今鎮原縣。又北過靈州西、寧夏東，

又東過新秦中北，今河套地。受五水，至圉陽縣，今葭州也。按水經，河自朔方以東至圉陽，有石門、白渠、頽、太羅、滿諸水注之。又南受十三水，出龍門，今邵陽縣。按水經，河自圉陽以南有端、諸次、湯、奢延、陵、離石、契、大蛇、辱、蒲、丹、黑、洛諸水注之。又南受七水，至華陰，按水經，河自龍門以南，有汾、暢谷、崕谷、陶渠、俗涑（二）、渭注之。大抵自河源至華陰，通計九千餘里，而東入河南境矣。按元史，思本云：「河源東北流，所歷皆西番地，至蘭州四千五百餘里，始入中國。又東北流過達達地二千五百餘里，始至河東境。又南流一千八百里，東入河南境矣。」

涇水

源出安定郡峴頭山，流千餘里，皆在高地。東至仰山谷，乃移平壤，故于此可疏鑿以溉五縣之地。夫五縣當未鑿渠之前，皆斥鹵磽確，不可以稼，自被浸灌，遂爲沃野。○秦名鄭國渠，初，韓欲疲秦，使無東伐，乃使水工鄭國間秦，令開涇水，欲以溉田。中作而覺，秦欲殺國，國曰：「臣爲韓延數年之命，然渠成，萬世利也。」乃使卒就渠，溉注填闕之水，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，收皆畝一鍾，于是關中無復凶年。○漢名白公渠，太始二年，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此渠，首起谷口，尾入櫟陽，注袁渭二百里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，因名白渠。民得其饒，歌曰：「田于何所？池陽、谷口。鄭國在前，白渠起後。舉錡爲雲，決渠爲雨。涇水一石，其泥數斗。且溉且糞，長

我禾黍。衣食京師，億萬之口。」○唐永徽間雍州刺史長孫祥奏毀渠上磗碾，以復水利。至大曆中，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。廣德十三年，嗣薛王知柔爲京兆尹，以鄭白渠梗壅，民不得歲，乃調三輔治復舊道，灌浸如約，遂無旱虞。○宋名豐利渠，大觀中，詔開石渠，疏涇水入渠者五尺，下與白渠會，溉七邑田五千九十餘頃，所謂洪堰者是也。淳化初，有民杜思淵上書，言涇水內舊有石罨，以堰水入白渠溉田，歲收三萬斛。其後石罨壞，三白渠水少，溉田不足。乾德中，節度判官施繼業率民用梢穰、籬、棧木截河爲堰，壅水入渠，民雖獲利，然凡遇山水暴至，則堰輒壞，至秋治堰，復取于民，民煩數役，終不能固。乞依古制，調丁夫脩疊石罨，可得數十年不撓，一勞永逸矣。詔從之。○元名王御史渠，亦名新渠。初，大德八年，涇水暴漲，毀堰塞渠，陝西行省命屯田府總管夾谷伯顏帖木兒及涇陽尹王琚疏導之，起涇陽、三原、櫟陽、高陵用水人戶及渭南、櫟陽、涇陽三屯所人夫共三千餘人興作，水遂流通如舊。其制編荆爲圉，貯之以石，復填以草，以土爲堰，歲時葺理，未嘗廢止。及琚復任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，建言於豐利渠上更開石渠五十一丈，闊一丈，深五尺，自延祐元年興工，至五年渠成，堰水入渠。至正初，御史宋秉亮又於渠岸高處開通鹿巷，以便夫行。廷議允可，遂發丁夫開鹿巷八十四處，削平土壘四百五十餘步。陝西行省左丞相帖里木兒遣都事楊欽脩治，凡溉田四萬五千餘頃，而醴泉、涇陽、三原、高陵、臨潼、櫟陽、雲陽、富平，咸被其利。至國朝河底低深，渠道高仰，水不流通。成化間，

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上奏于朝，得允，遂起醴泉、涇陽、三原、高陵、臨潼、富平六縣蒙水利人戶，仍舊迹而疏通之，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渠，遇山石則聚火鎔鑠而穿竇，不二年而成，遂名曰廣惠渠，凡溉田八千二十二頃八十餘畝，又溉西安左、前、後三衛屯田二百八十九頃五十餘畝，每畝收穀三四鍾。抑古今水利有消長，嘗聞前人相視斯渠，其說有三，一曰盡修渠堰之利，二曰復置板閘之防，三曰開通出土之便。然其要又在選委得人，不當惜費，且鄭渠起于瓠口，今駱駝灣西北是也，上至白公渠口二千七百餘步。白公渠口即今小龍潭下是也，上至宋豐利渠五十六步。已上三堰，西北高而東南低，涇水自仲山出，由高而下，河岸去水漸高，今量得鄭公渠口至水面，計高五十餘尺；白公渠至水面，計高一丈三尺，相懸如此，雖欲不改，不可得也。今豐利渠至水亦高七尺有餘，方新渠未開之時，每歲差民起立石圉堰水，費役甚廣而水益艱澀，是以王御史於上流窄處鑿渠，止用圉一百八十箇，宜其省費而水可通也。然其底亦高河水三尺，所立圉堰，厚止三重，河流深處，圉之高者乃至一丈五尺，浮坐於地，每遇河水泛漲，不禁衝突，易于傾壞，反不若宋渠之堰鑿石安立樁橛，猶以爲固也。今涇水石底安樁石痕猶存，是以用費益多，民力益困，詢諸衆，皆言新石渠起于山脚，地勢高於接流，其底猶有三尺未開_(三)，宜鑿渠底，通行計料，再令開鑿，加深八尺，如此不待圉堰之設，先有五尺自然之水入渠，其圉但比水高五六尺，則渠受水之多，不言可知。宜計舊堰廣狹，新圉高下，即今三重之上，截作九重，圉堰既低且